

自然是最好的老師

文／呂軼倫(國中教師)

「阿倫老師，今天又要帶學生上哪啊？」
警衛伯伯已經習慣我三不五時帶著學生趴趴走了，總不免要關心一下。

「今天比較簡單啦！只是到雅座上課而已。」雅座就是柴山的制高點。

「你竟然要去高雄治安最差的地方上課，要注意安全啊！」雅座每天都會發生搶案，這群身穿灰綠色外衣的猴死囚仔，整天虎視眈眈的覬覦遊客的隨身物品，逮到機會就下手行搶，似乎仗著自己是保育類動物不會受到制裁，行為更加猖狂。

「我們沒有帶吃的，而且有帶急救箱上山啦！」我們已經很了解山大王的行為模式了。

走出教室不再讀死書

教室是學生學習的場所，卻也是侷限學生學習的場所，若想抬頭望見藍天，有時就必須走出教室之外……徐仁修先生的〈森林最優美的一天〉就提供我最好的藉口：

臺灣低海拔的森林，不但優美而且極富特色，樹種繁多，林內的景色變化萬千。只是因為我們很少去接近，也沒空去留意，更無心去關懷，而忘了森林，不再重視這個島嶼最重要的森林。

既然是教〈森林最優美的一天〉，那當然就要到森林裡去上課，尤其我們學校位於柴山的登山口，怎有不上山的道理。

帶學生上山，除了能貼近課文中的內容外，其實還有其他目的，首先是解決國中生「材與不材」的兩難困局。這種困境的判別依據常流於分數一項，分數高的稱之為有用，分數低的稱之為無用；學校也是如此，升學率高的稱之為明星學校，升學率低的稱

之為流氓學校。這樣的結果導致學生死命讀書，個性與才氣都暫時拋諸腦後，學校不需講求品格教育，只要想盡辦法衝高升學率即可，這印證了莊子所說的：「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無用之用也。」

爬山可以超越這種「有用」與「無用」的迷思，分數不再是唯一的價值判斷，體力與耐力改變了此一窘境。有些學生發現自己原來不是樣樣都能第一，甚至是需要別人幫助的；有些學生發現自己雖不善於讀書，但對於體能有著充分的自信；也有學生體悟到，原來書本之外的世界可以這麼美麗。在認識自己之後，去除了分別心與執著心，則可跳脫材與不材的兩難局面，如此將可成為大用，進而讓理想與現實合而為一，走向實現志向的逍遙境界，這即是教育的本質。



目標明確培養行動力

設定制高點雅座，其實是確立一個高遠的目標，人生只有志向遠大，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難和自身的弱點，朝著既定的目標前行。但學生往往對自己不了解，也不清楚自己的目標為何，在學習的路上就如同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中面對岔路的徬徨：

愛麗絲開口：「能否請你告訴我，從這裡我該選哪一條路走？」

「那得要先決定妳想去哪裡。」查郡貓說。

「我不太在乎哪裡——」愛麗絲說。

「那麼哪一條路也就無所謂了。」查郡貓說。

「只要我能到達某一個地方。」愛麗絲加上來解釋。

「噢，妳一定到得了的」查郡貓說，「只要妳走得夠遠。」

國中生就如同愛麗絲一般，渴望著與眾不同，卻表現出稚拙且猶疑；有著不知哪來的莫名自信，同時卻也夾雜著不安，而且對未來顯得徬徨，而且無所依歸。因此，教師在教導學生求知的過程前，應該引導其立志，進而再循序漸進實踐目標，也就是志向越是高遠，所要累積的實力也要夠多才行。

沿途上，學生主動對過往的登山客問好，登山客也從不吝惜的報以熱情的回應，除了問好之外，學生也靜下心來留意沿途的風光，這是一種無形的力量，人在大自然裡容易忘掉很多的不愉快與抱怨，學生開始用欣賞的態度迎接大自然裡發生的一切，深怕大聲喧嘩破壞大自然原本的和諧寧靜。尤其喝過雅座的奉茶之後，遇到背著三十公斤水

上山的登山客，更是充滿了感恩，無形中也促成品德教育的落實。

師法天地涵養大志向

在雅座授課，其實也是一種風雅，學生、登山客與台灣獼猴一同分享更是一種悸動，在大自然裡，體驗遠比課文賞析更為重要，只不過還是會有煞風景的情形出現，當我們讀到：

沿著走過上百次的小徑進入森林，迎面拂來的微涼山風，飽含著各種野花的甜美香氣，還帶著一股五月的陽光味道。

正享受迎面拂來微涼山風的我隨口問：「你們有聞到空氣中有什麼味道嗎？」

「樹的味道。」這很沒詩意耶！

「海的味道。」我遠眺一下臺灣海峽，這應該是想像出來的味道吧！

「金銀花及山黃梔的濃香。」不要想給我用課文來蒙混，人家寫的是五月，三月最好是已經開花了。

「汗臭味。」我也聞到了。

「猴子的大便味。」森林也無言了……

我看著學生，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夠明白為何帶他們來森林的原因：一棵存在天地間的小樹，從不急著要與天爭高，而是穩穩地向下扎根，不斷的向上挺直，等到有一天，自然會有人來到樹下尋找庇護，當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成為森林之友後，善用群體的力量，並發展自我的特性，以涵養的態度面對未來變動的社會，這就是森林的無言之教。

記得是效法大樹啊！

不要一心只想成為潑猴咩！

